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堂前燕

汪恆

故鄉的老房子，是我心中永遠的牽掛。那斑駁的土牆，青灰的瓦片，在歲月的侵蝕下，雖已略顯滄桑，卻依然散發著古樸的氣息。而那屋簷下的燕巢，更是承載了我童年無數美好的回憶。

小時候，每當春天來臨，燕子便歸來了。它們如靈動的精靈，穿梭在屋簷下、門前的田野間，嘰嘰喳喳地歡笑著。那清脆的聲音，彷彿是春天最美的樂章，喚醒了沉睡的大地，也喚醒了莊稼人心中對豐收的期待。

據說，燕子在農家的屋簷下營巢，一對燕子和它們養育的雛燕，幾個月內能吃掉幾十萬隻害蟲。

燕子通靈，不僅報春，而且帶來全年好運。父親說，今年來家巢居的燕子就是去年的那一對。如果今年春天沒有燕子來，父親會想到那燕子應該已雙雙作古，甚至會歎息家道有危機。有一年，阿牛家的燕子去了後，遲遲不肯落腳，低回一周又飛走了。阿牛的父母很自責：難道我家出了有味良心的事嗎？燕子都不在家裡巢居了！

我對燕子分外關注。我常常仰望屋簷下的燕巢，觀察燕子的一舉一動。它們用小巧的喙，一點一點地銜來泥土和草莖，精心構築著自己的家園。那專注的神情，那勤勞的身影，讓我心生敬佩。漸漸地，燕巢成型了，如一個精緻的藝術品，懸掛在屋簷下。

燕子是勤勞的，也是恩愛的。它們成雙成對，形影不離。一隻燕子外出覓食，另一隻則留在巢中守護著尚未孵化的蛋寶寶。它們相互依偎，相互照顧，用自己的行動詮釋著愛的真諦。看到它們在

巢邊親暱互動，我的心中會湧起一股暖流，彷彿感受到了它們之間的那份深情。

有一次，一隻雛燕窩裡掉了下來，我跑過去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心。它那麼小，那麼脆弱，眼睛還沒有完全睜開，不停顫抖著。我急得快要哭了，不知該怎麼辦。父親說，別著急，我們把它送回去。他搬來長長的梯子，把雛燕放回窩裡。看著雛燕安全地回到兄弟姐妹身邊，我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在燕子的陪伴下，我的童年充滿歡樂。我和小夥伴們一起，在院子裡追逐嬉戲，聽著燕子的歡叫聲，感受春天的氣息。有時候，我們會靜靜地坐在屋簷下，看著燕子進進出出，想像著它們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樣子。那時候，燕子是我們最好的夥伴，它們的存在，讓我們的童年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後來，我去遠方求學、工作，並把家安在了南方，父母也跟我一起居住。故鄉的老房子，在歲月的變遷中逐漸荒廢。那曾經熱鬧的院子，已雜草叢生；那曾經溫馨的燕巢，如今也已空空如也。每當想起故鄉的老房子，想起那屋簷下的燕子，我的心中便會湧起一股淡淡的憂傷。

父母思鄉心切，執意要回老家生活。我讓堂弟幫忙將老房子進行了修繕。3月初，我回了趟故鄉。當我走進那熟悉而又陌生的院子時，我看到父母開心的笑容，居然聽到了那熟悉的嘰嘰喳喳聲。我抬起頭，只見兩隻燕子正停在屋簷下，它們的羽毛依然是那麼的烏黑發亮，它們的眼睛依然是那麼的明亮有神。我激動得幾乎要跳起來。

原來，燕子並沒有忘記這片曾經的家園。「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故鄉的燕子，見證了我的成長，也見證了故鄉的變遷。願它們在這片土地上，繼續繁衍生息，用自己的歌聲，唱響春天的旋律，也唱響遊子心中那永不磨滅的鄉愁。

春野辣菜香

譚輝健

春日時節，田野間，嫩綠的芽兒破土而出，彷彿一夜之間便將冬日的荒蕪染成一片生機盎然。此時，田埂上、溪畔邊，處處可見一種野菜——辣菜。其形似油菜，卻更顯纖細，葉片呈深綠色，邊緣微微捲曲，宛如翠玉雕琢而成的小扇子。花開之時金黃燦爛，花瓣薄如蟬翼，在微風中輕輕搖曳，結籽後則為榨油之佳品。不過，故鄉人更喜採擷其嫩莖，以其鮮美滋味慰藉冬日後的舌尖。

猶記幼時，每當春光正好，奶奶便會領我至田間，尋覓那藏於綠意中的春味。清晨的露珠還未完全蒸發，空氣中瀰漫著泥土與花草混合的清新氣息。我們穿梭於辣菜叢中，奶奶手指輕巧地掐下最鮮嫩的菜莖，不一會兒，籃子便已裝滿。

回家後，奶奶首先將辣菜仔細洗淨，去除附著在上面的泥土和雜物。然後放入熱水中「療」過，這個過程需要恰到好處的時間控制，既不能太久讓辣菜變得軟爛無味，也不能太短使得辣菜保留過多的生澀感。經過這一步驟處理後的辣菜，不僅保留了原有的清香，還增添了幾分溫和的口感。接下來，奶奶會將這些辣菜切成小段，均勻地鋪放在案板上晾乾。待辣菜表面的水分稍稍蒸發後，再將其放入玻璃瓶中密封保存。隨著時光的流逝，辣菜的顏色逐漸變得深沉，然而其內在的美味卻愈發濃郁。無論是與肉末混炒，還是與米飯搭配，都能讓人食慾大增。

除了作為美食享用外，辣菜還有著特殊的文化意義。

在過去，它是鄉親們互贈心意的重要載體。特別是在物資相對匱乏的年代，一罐自製的辣菜往往承載著親人之間深厚的情感。奶奶每次進城探望親戚時，總會帶上幾瓶自家製作的辣菜，這份帶著家鄉氣息的禮物，不僅能讓遠方的親人品嚐到故鄉的味道，更能讓他們感受到來自家鄉的溫暖關懷。

如今，雖然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每到春天，我還是會懷念那段與奶奶共同勞作的日子。那些年，我們一起採摘、清洗、醃製辣菜的畫面，永遠鐫刻在我的記憶深處。

肉美味鮮河豚香

付振強

河豚有毒，我是在很多年前讀了老作家王任叔的一篇小說《河豚子》後才知道的，但河豚的味道竟如此鮮美，卻是我在品嚐之後才有了一番體會的。

我對河豚的認知一直是有偏差的，始終認為河豚是淡水魚。河豚嘛，不是河魚難道還是海水魚嗎？我還真錯了，河豚還真是海水魚。只是河豚屬於河流性魚類，它雖生活在海裡，但也會在海水與淡水的交匯處出現。每年的清明時節更會洄流到長江中下游的淡水區域繁殖生活，所以從這一角度

來看，說河豚是淡水河鮮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也許恰恰是河豚這種「兩棲」生活，兼容了海水與淡水的的生活習性，「造就」了河豚有別於其它魚類的特點，成為了味鮮肉美的「魚中之王」。有人形容「不食河豚不知魚味，吃了河豚百魚無味，」這話雖有誇張，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河豚與鱔魚、刀魚被公認為「長江三鮮」，每年春風又綠江南岸，不知有多少饕餮食客正對河豚垂涎已久，趨之若鶩到冒死也要嘗嘗這一口河鮮。就連北宋詩人蘇軾也曾賦詩一首：「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萋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在盛讚早春時節景色的同時，也欣喜於當河灘長滿萋萋，蘆葦冒出新芽時，河豚正逆流而上，從大海洄流到江河裡來了。

河豚外形卡通可愛，特別是當它受到攻擊時，河豚的白肚皮會迅速鼓漲起來，圓滾滾的像皮球，小胖豬兒一樣只能在水面飄來飄去。我們譏笑它們是「泡泡魚」「氣包子」，心裡卻對它的呆萌心生憐愛。但河豚卻是含有劇毒的魚類，早年間總有冒險嘗鮮的食客因貪吃河豚而中毒住院甚至喪生的事情發生。所以當時的餐飲業是禁止食用野生

河豚的，後來雖有了河豚魚的人工養殖，餐廳也允許河豚魚的烹製了，但河豚的毒素穩定性極強，一般的烹飪方式很難將其破壞，所以必須要有專業培訓後的執證廚師親自操刀處理，徹底清除河豚內臟等含有毒素的部位才可食用。

河豚雖有毒，但它的營養價值卻很高，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優質的不飽和脂肪酸以及多種人體所需的礦物質和維生素，而可喜的是河豚的脂肪含量卻很低，非常適合老年人以及肥胖人群們食用。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河豚毒素其實也是寶物，具有極高的藥用價值，提煉後可做為麻醉和鎮痛的藥物，對神經痛、關節痛以及胃部痙攣等都有很好的療效。

烹製河豚一般是清燉和紅燒，而紅燒河豚又有別於其他紅燒魚類的做法，它不需要油煎，而是湯鍋入油燒熱，蔥姜蒜與五花肉片煸炒出香，加入醬油精鹽冰糖塊，淋醋和啤酒去腥提香，再將清理過的河豚浸入湯鍋。待到湯汁收緊，河豚掛滿湯色即可出鍋。端上餐桌的紅燒河豚，聞，氣味鮮香；觀，湯汁紅亮；吃，肉白如脂似玉，肥美細嫩，不愧是眾多食客爭相追捧的一道名菜。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 溫陵氏 宓月 586期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擁抱百態小人物 書寫陝北煙火歌 ——讀郝隨穗散文集《莊裡》



吳榮強，1988年出生于廣東湛江，現居佛山。從事過印刷工、灌裝工、服務員、保安員、廚師等多種職業，目前以外賣工作為主業，業餘熱衷於文藝評論。個人事跡經《中國工人》《南方工報》《現代家庭報》《信息時報》及佛山電視台等報道，被多家媒體譽為「打工明星」。截至目前，已為五十餘位全國知名詩人、作家撰寫書評，分別刊載于《農家書屋》《天津日報》《羊城晚報》《語文報》《湖南工人報》等逾百家報刊。

2024年10月11日，第六屆「柳青文學獎」評獎結果塵埃落定，作家郝隨穗憑借散文集《莊裡》榮膺「散文雜文獎」。喜訊傳來，我旋即向他致以誠摯祝賀，心中滿溢著為他驕傲之情。《莊裡》源于郝隨穗2016年入選中國作家協會「作家定點深入生活項目」簽約，自2021年出版後，已歷經五次印刷再版。如今獲此殊榮，無疑是對這位優秀作家及其佳作的高度褒獎。

郝隨穗在《莊裡》採用了一種別出心裁的敘述方式，巧妙遊走于「我」與「他們」之間。書中的「他們」並非整齊劃一的思考、言說或行動主體，僅在偶爾之際從群

體視角發聲。這種在不可靠的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複數敘事間頻繁切換，恰似靈動的水銀，賦予《莊裡》的敘述聲音以獨特的表面張力：先向外延展擴散，而後向內聚攏收縮，相互交織融合，最終彙集成整體的「他們」。

以老羅家與劉寡婦的糾紛這一情節為例，郝隨穗並未流于俗套，簡單地讓雙方各自陳述經歷，而是將講述與情緒、環境以及故事發展緊密勾連，使之環環相扣。在這些片段裡，郝隨穗「願意回歸到那個宏大的時代現場，打量人們被陽光和塵埃籠罩的身子，揣測他們的心思，發現他們鮮為人知的秘密。他們的真實與虛假、善惡與愛恨，猶如山巒上的山頭，赫然挺立，又含蓄地掩映在群山之中」，生動地展現出人性的複雜多面。

閱讀《莊裡》時，文本中的「風」，即散文裡提及的風土人情、風物、風情、風氣，格外引人矚目。在整部作品中，聲音的描繪舉足輕重，優秀作品文字考究典雅，能喚起讀者內心的共鳴。郝隨穗的創作已從「苦難現實的宣洩」昇華到對人性與命運的深刻思考。他不僅記錄生活，更以文字的力量引導讀者關注時代洪流中被忽視的細節。

《莊裡》描繪的是「日常生活，樸素的美」，讀來給人「返璞歸真、洗盡鉛華」之感。郝隨穗以樸素語言敘述家常之事，促使讀者重新思索文學之美。作品宛如一首普通人生活的歡悅讚歌，著重表現的並非紛繁複雜的人際關係，而是作者對人際關係的提純性理解。這提醒我們，圍繞我們的日常生活亦是一方創作陣地，對其進行書寫與詩化同樣是一種深刻的介入。

郝隨穗還通過寫作讓時間放緩，精心修復並還原了「血液裡流淌的故鄉」。其作品蘊藏著自然意識與氣息，以及濃厚的鄉土情懷和輓歌意味。儘管他深知「城市的風是屋頂的過客」，但這並未影響他對現代生活

的接納與熱愛。居住、行走、故鄉、他鄉、自我與他者，在他心中構成一個有機整體。《老窠》《液態村落》等篇章，看似筆觸綿軟，卻直擊生命真相，寫盡了煙火繚繞的人間百味。

在作者的成長歷程中，那些熟悉的父輩們的情感關係與模式，以及孩童從旁觀到被塑造的自我，隨著作者年歲漸長，一次次衝擊著他日益豐盈的內心。如今，他長大後能夠更清晰地審視那些話語、行為及成長中父輩給予的細微之處，同時也看到了內心逐漸變化的自己。因此，這些作品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從另一種視角對陝北生活的深入解讀。郝隨穗在後記中寫道：「當我用文字懷念那些舊時光中的所有時，散文作為我的歷史庫存，替我保存了那些舊時光的明與暗的記憶，也為我保存了人性百態。寫作的意義在這一時刻給了我更充足的理由，讓我深情投入，讓我為此癡迷。」這番話真摯動人。在書中，他執著地探索、見證並思考自幼熟知的陝北生活，以文字為窠洞中的小人物畫像，記錄他們的故事。

郝隨穗的陝北敘事呈現出現象學還原的特徵。在他筆下，陝北窯洞、子長煤礦、信天游以及莊裡的一切等，不再是簡單的抒情對象，而是轉變為承載集體記憶的精神符號。他的文字遊走于大眾文化與嚴肅文學、地域經驗與普遍人性、現實解構與詩性重構的張力之間。這種多維度敘事實驗使他的作品既反映了消費時代的文化特徵，又隱含了對文學本體的回歸與超越。

誠如第六屆柳青文學獎的頒獎詞所言：「這部散文集以黃土高原的一個鄉村為樣本，敘述莊裡人的日常生活，挖掘莊裡人的心理、性格和命運，展現莊裡人的規範和道德。作品情感深厚，思考深刻，在真實與虛構之間、觀察與想像之中，不僅表現了陝西北部獨特的風俗民情，更展現了閃爍在災禍、苦難和艱辛中的一種生存鬥志和樂觀精

神，從而賦予了文化人類學的意義。」此外，散文集中的故事與人物皆與現實緊密相連，共同指向更為廣闊的社會舞台與日常生活場景，為讀者打通了通往「存在」意義的通道。每一個生命故事都洋溢著生活的「在場」感，使讀者或多或少能在文本中尋覓到自己的身影，進而引發對生活的深刻反思。《莊裡》的散文像極一面鏡子，映照出生活的紛繁複雜、人性的多面交織以及心靈的幽微深遠。

有人認為寫散文，「語言」只需通順明瞭，實則不然。散文語言需具備文學性、個人風格、微妙之處及不可替代性。在這本書中，我們欣喜地看到，郝隨穗嘗試將精神與現實生活相融合的寫作探索，使他的作品如多棱鏡般展現生命的多維體驗，並深入觸及命運的底層。這些敏銳的觀察融入散文集，令作品思維廣度拓展，不再像過去那般鮮明。這是其走向複雜敘事過程中，文本所經歷的必然演變。

相較于以往，郝隨穗的散文風格變得愈發從容流暢。過去作品中常見的懸念與緊湊情節逐漸減少，部分作品甚至緩緩鋪陳，連推動情節的基本設定都一併省略。例如《陝北冊頁》這樣幾幕場景，突然在郝隨穗的散文中呈現，一種流動的溫情深深觸動人心。這不是輓歌，而是一首謠曲，如抒情詩般蜿蜒流淌，最終定格為個體生命一個明亮而安靜的驚歎號。

在該書後記中，郝隨穗如此解釋：「這些散文所描述的，必然是我生命觸及的某些敏感點，比如哺育我的莊子，以及莊子裡的人和事，乃至莊子裡的一切。我嘗試用自己的文字修飾時光中漸漸褪去的村落——我的莊子。」誠如所見，郝隨穗以克制冷靜的筆觸，描繪了日常生活中被社會錘煉的小人物，關注其命運與出路。生活究竟有多荒誕？在他的筆下，這個問題得到了生動且令人刺痛的回答。